



2006年都灵冬奥会速滑女子500米颁奖仪式上,获得银牌的王曼丽。

非虚构
龙江故事

王曼丽的亚冬情缘

从1996年到2025年

□杨镭

1

二十世纪80年代的一个冬日,当时在牡丹江上小学的王曼丽,跟父亲到离家不远的人民公园散步。看到业余体校的速滑队正在公园里封冻的人工湖面上训练,王曼丽有意无意地说了一句:“其实我也差点和他们一起练。”

这句话引起了父亲的注意。王曼丽的父亲之前在部队时就喜欢打篮球,退伍后也一直爱好体育。在他的追问下,王曼丽说出了实情。

原来,业余体校速滑队之前到附近的学校选队员,选中了跑得飞快的王曼丽。但在对选中的几十个孩子进行复试的时候,发现王曼丽除了快之外,协调性、柔韧性都很一般。以为自己被“刷下来”了的王曼丽,也就没再继续争取。

听完女儿的讲述,父亲有点生气:“这么好的机会,咋不争取一下呢?你再去问问啊!”

听了父亲的话,王曼丽真的去找教练问了,这才知道原来复试并没有往下“刷人”,最初选上的孩子基本都留下了,王曼丽想练随时可以来。于是王曼丽加入了这支队伍,但是她很快就后悔了,大冬天的,每天凌晨四点多钟就得摸着黑顶着寒风去训练。因为是在湖上训练,好多人都曾经掉进过冰窟窿,虽然水不深没啥危险,但也够呛,真挺苦的。

但王曼丽还是坚持了下来,不但冬天在业余体校速滑,在学校还练田径,之后又进了牡丹江的少年体校。身体素质出色的她曾经创造过牡丹江市女子跳远的纪录,该纪录十多年后才被打破。后来也曾面临到底是练速滑还是练田径的选择,她的启蒙教练和少体校教练都觉得速滑相对容易出成绩,她才选择了速滑。

4

2008年,王曼丽结束了自己的运动员生涯。退役后,她先是回到了自己的“娘家”——黑龙江省冰上训练中心,此后也曾到黑龙江省雪上训练中心,如今又来到省冬管中心担任主任,黑龙江省体育局下设的三个关于冰雪运动的中心,都留下了她的足迹。

这些年,她在新的岗位上也见证了中国冰雪运动的大踏步前进。单就速滑项目而言,就在王曼丽退役的2008年,20岁的哈尔滨女孩张虹从短道速滑改练“大道”,6年后在索契终于实现了叶乔波、王曼丽们没能实现的中国速滑冬奥金牌梦;同样在省速滑馆这块冰场成长起来的还有高亭宇,他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成为中国第一位冬奥会男子速滑冠军;再然后还有宁忠岩,这位王曼丽的牡丹江小老乡,在刚刚过去的赛季里获得男子1000米、1500米两个项目总冠军,也将是两年后米兰冬奥会上夺冠热门……而作为这些“后浪”曾经榜样的王曼丽、薛瑞红们在新岗位上,成为他们以及他们之后更多年轻运动员的坚实后盾。

王曼丽现在所在的省冬管中心,主要职责涉及全省冬季运动项目布局和发展规划制定工作,全省冬季运动项目后备人才的管理、指导及梯队建设工作,全省冬季运动项目参加国际、国内赛事的组织工作等,其中赛事组织工作与2025年亚冬会密切相关。

在王曼丽看来,明年哈尔滨再次举办亚冬会一定会是中国冰雪运动发展的又一契机。

1996年到2025年,冰雪载着她的汗水和荣誉,更寄托着她的期望与梦想。她相信,2025,一定辉煌!

黑龙江省体育局大院深处的一座略带沧桑感的六层小楼,是黑龙江省冬季运动与后备人才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省冬管中心)的办公楼。中心主任王曼丽的办公室在三楼,推开窗户就能看到正在为2025年第九届亚冬会进行升级改造的省速滑馆。

1996年,王曼丽正是在当时刚刚建成的省速滑馆,夺得第三届亚冬会速滑女子500米金牌。那是她第一次站在国际大赛的领奖台上,这枚金牌改变了她的运动生涯——10年后她在都灵冬奥会上夺得女子500米银牌,很大程度上来自亚冬会金牌对她的鼓舞。

从老照片上的1996年到近在眼前的2025年,从哈尔滨亚冬会到又一届哈尔滨亚冬会,王曼丽还在她的老地方为亚冬会努力,只是她要忙活的事儿变了,她为之奉献一生的中国冰雪体育,也已从幼苗成长为参天大树。

2

作为少体校速滑队成绩比较出色的队员,王曼丽在之后获得了到哈尔滨在省冰上训练基地训练的机会。不过当时的省冰上训练基地和各地市唯一不一样的就是有人工制冷的冰场,但也是露天的。每年秋天开始制冰,也就比在各地的天然冰场能早练一两个月。但就这一两个月,对于当时的运动员来说也是极为宝贵的。

到了20岁左右的年纪,用王曼丽自己的话说,她开始能够挤进女子500米全国最优秀的几个人的小圈子,每年国家集训队的名单上也基本会有她的名字。但是由于当时国内有薛瑞红、叶乔波等世界一流选手,她在国际比赛中很难有机会参加自己的主项500米,基本上都是参加并不擅长的1500米“打打酱油”。

1994年的挪威利勒哈默尔冬奥会,她在选拔赛中获得了前四的成绩,按照这个成绩应该是可以参赛的,她也随代表团到了利勒哈默尔。但是临近比赛,她被教练告知,考虑到年轻的她可能经验不足,谨慎起见队里还是决定由经验丰富的老将出战。

那届冬奥会,王曼丽没能上场比赛,当了一回“最近的观众”。而叶乔波在获得一枚铜牌后因伤退役。有人退出就要有人补上,这给了王曼丽在两年后的哈尔滨亚冬会上一鸣惊人的机会。

说起1996年的第三届亚冬会,王曼丽说,当时没有一位中国冰雪项目运动员是不激动的,那是中国第二次举办全亚洲的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会,继1990年夏季项目运动员在北京亚运会主场作战创造佳绩之后,冰雪项目运动员终于也有了在家乡父老面前展现的机会。

但是作为当时的年轻运动员,王曼丽起初在成绩方面并没有太多想法,薛瑞红等老将在她看来仍然是无法企及的高峰。

当时的亚冬会,速滑500米项目要比两场,每人内外道各滑一次,两次总成绩相加计算总成绩排定名次。轻装上阵的王曼丽,第一次滑出人意料,排名第一!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她才对领奖台有了想法。但是也因为这样,她开始紧张了。第二天她和薛瑞红分在同一组,就因为紧张,没滑过薛瑞红。戏剧性的一幕也就此发生——计算总成绩,王曼丽和薛瑞红竟然完全一样,这对中国速滑的新星与老将,在这一个项目里,一下子为中国夺得了两枚金牌!

戈麦,我没见过你却与你有了联系

□李树江

大概是20世纪90年代初,我从东北去北京。

从北京站出来,人群熙熙攘攘。或许是几十年前的事了,记忆会有偏差。我去月坛附近找到了哥哥(诗人桑克)的好友、诗人西渡,他彼时在中国计划出版社工作,现在是清华大学的教授。

他当时住在宿舍里,一间大概十平方米的屋子,好在有几个空铺。我们一起聊天,一起吃他从食堂打来的饭。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西渡的北大校友、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诗人清平和作家杜丽来访。我这个东北来的小子与他们相处非常融洽。我们在楼顶天台吸烟、聊天,其间,他们还谈起了排演话剧《哈姆雷特》,还给每个人安排了角色。现在想起来——年轻真好。

与戈麦的联系也是从此时开始的。我没见过戈麦,但哥哥常跟我提起。戈麦是我们北大荒的骄傲,诗人,署名不署名我不知道,起码当时知道的人不多。

我从北京回东北的时候,西渡把一个捆扎得很仔细的包裹交给了我,让我带回东北。我不记得他当时跟我说没说过这个包裹重不重要。我带着这个包裹登上了北上的绿皮火车,很随意地放在了行李架上。事后,哥哥告诉我这是戈麦自沉北京西郊万泉河前留下的所有手稿。

我惊出了一身冷汗,幸亏手稿没有任何闪失。哥哥告诉我,戈麦把手稿扔在一处公厕,是西渡和朋友一点一点清理出来的。这让我对阿渡(当时都把西渡叫阿渡)肃然起敬,这是发自内心的。阿渡就是根据这些手稿,在漓江出版社出版了戈麦第一部诗集《彗星》。哥哥给了我一本,我认真读过,被戈麦关于生命、死亡的诗句深深震撼。

我从北京带回来的戈麦手稿后来交到戈麦的大哥手上,我也算是对早逝的戈麦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

时间过得很快,不敢想这些事是二三十年前发生的。由西渡编的《戈麦全集》今年在漓江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全集里想必就有我从北京带回东北的戈麦手稿内容。我心甚慰。



《春山可望》油画 80×80cm 李树江

钓鱼

□一歌

说起钓鱼,那细细的鱼线一下就能把我甩回童年。

老家的老房子西侧100米左右有条河,叫永翠河,这个山溪性河流属属旺河水系,最终汇入黑龙江。上游位于伊春市大箐山县境内,是我老家所在地。河面不宽,河水也不深,但从不断流。记得小时候母亲去河边洗衣服时,我就和小伙伴去河里戏水抓鱼。在浅水急流处,一般会有一种叫花啦棒的小鱼,我们拿着用纱窗布做的抄网,就可以捞几条来,放在罐瓶里,看那鱼儿快活地游来游去,心里甚是欢喜。有时也会捞到其他种类的鱼,有一种叫七星子的细长的小鱼,头两边各有七个小孔,样子非常可怕,一旦捞到这种鱼,只好立即放生,不敢怠慢。这种鱼和花啦棒现在都很少见了,回老家时向当地同学,说河里还有,但没有那么多了。我曾去当年捞鱼的地方寻过,未果。

与钓鱼相比,捞鱼实在是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刚上小学那年,上下学走河边的小路,经常看见一些年龄稍长的人坐在河边钓鱼。看那小鱼钩套上蚯蚓甩进水里,然后静静地浮在水面的鱼漂的变化,适时地扬起鱼竿,就有一条小鱼收入囊中。钓鱼人那潇洒的举动,志在必得的神情,真的很吸引我。于是我也有了钓鱼的冲动。

那个年代,在我们这个小镇,现成的钓鱼工具根本就无处售卖,即使有,家长也不会拿出这笔钱来。我仔细观察,那些钓鱼人用的鱼竿就是一根指头粗细的竹竿,经询问,鱼线和鱼钩百货商店可以买到,很便宜,至于鱼漂,找一根粗一点的草棍就可以代替。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两个同伴,他们也很兴奋,于是我们分头或集体行动,很快就做好了三套装备。接着又去房前屋后的菜地里挖了些蚯蚓,就直奔河边了。

来到河边时日头已经偏西,我们特意找了一个水略深的地方,由于前几日刚下过雨,河水有些许浑浊。我们认定这是最佳钓鱼之地,因为我们看不到鱼,估计鱼也发现不了我们。一切都在悄悄地进行着,穿鱼饵,甩钩,盯鱼漂。把钓鱼的行动演绎成了偷鱼的场景,三个人不禁暗中窃笑。天逐渐

黑下来了,已经听见自己的肚子咕噜噜在响,只好打道回府。最终的结局是,颗粒无收。剩下的蚯蚓,也都躺窝里那些陪我们玩了很久的狡猾的鱼了。

辛辛苦苦做的鱼竿,只用了那么一次,就不知去向了。现在想来,我当时想要的,就是好奇心得到一次满足,就是“我钓过鱼”这样一句炫耀的资本。

再次在永翠河边垂钓,我已经步入中年大叔的行列了。那年夏天,我带几个同事回老家游玩,家乡的同学在他亲戚承包的一个养鱼池边埋锅造饭款待我们。养鱼池是永翠河边一个近乎天然形成的水塘,占地约两亩,承包人用栅栏和石头把河流与水塘隔开,养些鱼供游客垂钓。开饭之前,我们来到养鱼池的栈桥上,拿起早已准备好的鱼竿,开始了钓鱼比赛。参加比赛的一共六个人,三男三女。三个女生都从未摸过鱼竿,她们钓鱼的姿势始终是以优雅为第一要务,还时不时欣赏一下自己在水里的倒影,或者喊别人过来给自己拍照。至于比赛成绩,她们早就抛之脑后了。另外两个男生则是全神贯注,而且钓鱼前还扔下一些食料说是先打窝子,我说,你们用来打窝子的食料已经把池子里的鱼撑得半死,谁还咬你的钩啊。果然,一直到酒菜上桌,他们两个都一无所获。倒是我,在即将转身离去的最关键时刻,看到鱼漂动了起来。我看到的仿佛就是童年时自己做的那段草棍,在水面上上下下左右地摆动着,我感觉到手里握着的就是当年自己亲手制作的那个鱼竿,它终于又回到了我的手里……直到耳边传来“快起竿”的喊声时,我才回过神来,一条一斤左右的鲤鱼落入岸边同事举着的抄网里。

吃饭时我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扬,同事和家乡的同学都说我是钓鱼高手,一定要多敬我一杯。我说这些年根本就钓过鱼,接着他们又夸我运气好,再敬一杯!借着酒劲,我给他们讲了小时候钓鱼的事,讲完,我又补充道,我总觉得今天钓到的鱼是从童年穿越过来的。一同事说,应该不是鱼,是你自己刚刚穿越了一回。

主编:文天心
责编:董云平
执编/版式:石琪
美编:倪海莲

投稿邮箱
a84655106@163.com



更多内容请关注
龙头条新闻
黑龙江文旅
妙赏频道



1996年第三届亚冬会,并列获得速滑女子500米金牌的王曼丽(左)和薛瑞红在颁奖仪式上。